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05

天空安详如镜

The Sky Serene As a Mirror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05

天空安详如镜

The Sky Serene As a Mirror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空安详如镜 / 远人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3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ISBN 978-7-5360-8318-9

I. ①天… II. ①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52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王 凯 庞 博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远人工作室 + 小虫

-
- | | |
|------|---------------------------------------|
| 书 名 | 天空安详如镜
TIANKONG ANXIANG RU JI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
| 印 张 | 16 1插页 |
| 字 数 | 200,000字 |
| 版 次 |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0.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人文 自然 品质

主办 深圳市光明新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顾问 王晓华

主编 远 人

编委 陈 瑛 陈昌云 余巍巍 王 猛

天空安详如镜

远 人

我们总说现代生活的节奏在不断加快，也总说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些常态早已成为现代人无法抽离的生活本身。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在超越以往，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不断加快的节奏让我们不知不觉失去了对自然的凝视。

对人来说，自然当然不仅仅是森林和湖泊，也不仅仅是草原和山峰，容易让人忽略的，是我们很少抬头去看看头顶的天空。我们不能否认，在后工业时期，天空遭到的污染前所未有，城市的废气和工业的浓烟在不断改变天空的颜色，近些年来，雾霾在天气现象中出现的密集频率，导致空气质量逐渐下降。天空的阴沉更使我们难以感觉天空的美好，难以让我们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天空。也正因如此，当某一日晴空万里之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天空的高远和蔚蓝。

高远和蔚蓝正是天空的本质。无须从物理学角度来追寻解释，对人来说，看见高远和蔚蓝，会感觉内心的涌动。这些涌动也恰恰是我们生命最本质的涌动。因为我们渴望人生到达的就是高远，也渴望生命拥有

的就是蔚蓝。

我平生见过最感震动的天空是在一个叫旱地的旷野。几十公里的范围，不可思议地没有任何声音。在那里，我发现安静可以让人内心发抖。当时结伴而去的一行人谁也没有说话，好像只要一说话，我们就会辜负这无声万籁的信任。我从来没意识过，安静是有深度的。它像是只往大地深处下沉。安静越是广阔，就越是往地下沉入得从容不迫、沉入得我行我素。我走下山冈时，再也忍不住在草地上躺下来。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地躺在地上，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如此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躺下来，让整个身体都和大地发生接触。我知道，我是在和安静发生接触。我伸开四肢，眼前就只有深蓝的天空，没有污染，没有杂质，它就是一望无际的深蓝。我躺在地上，很久都不愿意起来。

不想起来，是因为在我眼里，那片天空安详得犹如一面镜子。尽管我从天空的镜子里看不到自己，但我能看到我从那里反射出的梦想。我相信那也是所有人的梦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人会不梦想有一面安详如镜的天空在头顶出现。当我们凝视那样的天空，我们会感觉我们的人生在变得干净，我们的梦想也变得深远。

也许可以说，从地球形成那天开始，天空就一直安详。我们现在不过是将安详当作一种追寻。天空的安详属于自然，也会属于文字和语言。作为编者，我们会希望，这一卷的所有作品，都能带给读者内心的安详。那也是我们生命最深处的安详。

2016年12月11日于深圳

目录

Contents

小说

003 / 田耳 氮肥厂

022 / 周云和 小白鹤不想飞走

非虚构

043 / 王平 倒脱靴——一个人的人文地理（节选）

067 / 吉布鹰升 自然纪事（组章）

084 / 王国华 大梅沙的风铃

翻译

101 / 【捷克】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远洋 译） 塞弗尔特回忆录

史页

117 / 聂作平 马蹄下的边疆：河西走廊往事

132 / 王龙 文人的书桌该摆在哪里——从陈子昂解读中国文人的命运纠结

特稿

157 / 王樽 岛在心的湍流中

光明

175 / 余巍巍 谁叫你不给饭我吃

188 / 远人 写在新疆的散页（组章）

197 / 林卫雄 大地的温床（组诗）

文本与绎读

203 / 马永波 那些乡间的事物（组诗）

230 / 马永波 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

小说



氮肥厂

◎田耳

现在，但凡小丁回忆起住在氮肥厂的日子，首先脑袋里会蹭出那个姓苏的守门人，以及他在空旷、灰暗并且嘈杂的厂区内来回走动的样子。大家说老苏是个倒霉鬼，但老苏脸上一天到晚都挂着笑，比别的所有职工的笑脸堆起来还要多，还要欣欣向荣。倒霉的老苏以前在县政府当守门人，难得有笑的时候，一到氮肥厂，他就开心起来，仿佛这氮肥厂是他一个人的天堂。

老苏的左腿虽然比右腿短了十几厘米，但能够凑合着用；右腿看上去显得完整，其实是条累赘。于是，他走路的姿势就成了这样：左腿永远摆在前头，右腿作为一个支撑点，只在左腿腾空时勉为其难地撑几秒钟；左腿往前挪了几厘米远，我们的老苏身体借势往前倾，就把右腿顺带着拖动几厘米。其实还可以讲得形象一些：就好比男人单膝跪地向女人求婚，女人却掉头走了，男人则保持着这一跪姿向前追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当老苏行经眼前，小丁好几次听见岳父老陈说，我看着眼睛都蛮累。小丁揣摩到，老陈往下还有一句没说出来的话：他老苏何事能活得



这么快乐，这般滋润？

这也是氮肥厂几十号职工共同的疑问。1977年的氮肥厂厂区，触目是一片暗灰的颜色，围墙、厂房、烟囱、蓄水池……造气车间开工时，蓄水池里那圆柱状的气柜就会上下劳动，收集气体并将气体泵入压缩车间。建厂那年，圆柱体的气柜分明是涂着赭石色，这才两三年时间，就灰得和蓄水池池壁毫无差别，在氮肥厂，这种死灰仿佛可以传染、渗透、蔓延……小丁记得，住在氮肥厂的日子里，顶头上那片天穹大多数时候也成了这种颜色。但天色毕竟灰得轻淡一些，犹如氮肥厂在一方水面上的镜像。

在这种环境中，老苏脸上的笑容就尤其显得突兀了。他独特的走姿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突兀之感。职工们歇气的时候会走到厂坪里，抽一支没装过滤嘴的纸烟，看看老苏一脸喜色，不晓得应不应该羡慕这个人。

1977年的时候，在氮肥厂，似乎谁都没有理由成天到晚地傻乐。

老陈刚调到氮肥厂当厂长不久，通过调研认识，氮肥厂作为临时政策的产物，投产以来一直都在亏损。——用不着什么调研也能晓得这厂在亏损，其生产成本高于生资公司的牌价。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就犹如老苏两腿都瘸一样，是明摆着的事实。

老陈把小女儿和女婿小丁安插进氮肥厂以后，就着手写文章打报告，摆事实讲道理，请求上级部门酌情关闭氮肥厂，并转产上其他的项目。

如果老陈不是那么急于搞垮氮肥厂，就不会把老苏这个废人弄到厂里来。

老苏原本不是个废人，自从他落成现在这个样，谋生就全搭帮向副县长照应了。向副县长从前娶了老苏的姐姐，作为姐夫，他有义务给老苏弄碗饭吃。老苏被安排在县政府大院看门。看门就只能看门，扫地的人还得另请。他有一只胳膊也残了，像煮熟的挂面一样成天耷拉在肩

膀上，只有一只手能用——其实他看门也看不好，他以半跪的姿势走过去，要拖沓几分钟才能移到门边，用仅有的一只手拉开一扇门，然后再移动着拉开另一扇门。幸好那时车不多，只有上面领导检查工作时才会坐吉普车来到政府大院。珙城的几位正副县长出入大院，一色的二八锰钢单车。

有几次，上面的领导来到门边，左等右等等不及了，烦躁了，就跳下车来帮着老苏打开那两扇门。

老苏很内疚。虽然那些领导回头就被随从们写了一篇亲民啊随和啊关爱残疾人啊之类的文章发在地市党报上，老苏还是很内疚。他是个蛮有上进心的人，遇到困难，就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排除困难。他脑袋挺灵便。那两天，他始终在纸上画来画去，鬼画桃符，别的人看不出个所以。两天后，他买了几股麻绳、几个定滑轮和一个绞绳的轴把子，用时两个多小时，就把县政府两扇沉重的木门改造成了自动门。摇那轴把子的时候，人感觉不是很费劲，老苏可以一边抽着烟一边把门摇开。当他要关门的时候，就反向摇动那轴把子。

门一旦弄好，各个机关的守门人都跑来睨几眼。不看不晓得，一看都恍然明白过来，操，原来是这样的啊。他们回去折腾一番，把门都折腾得自动起来。

但向副县长一直盘算着要把老苏调走。老陈拿着一叠关于请求关闭氮肥厂的报告去找向副县长时，向副县长就把这层意思讲给老陈。办公室里当然不便说，向副县长拉着老陈去招待所吃饭，碰了两杯，向副县长就说想拿老苏和氮肥厂的门卫对调一下。

……其实，老苏是个蛮好用的人，脑袋里拽得出一把一把鬼主意，人又蛮听话，像给你当崽当孙一样听话。向副县长一派推销员的口气，然后又说，他的情况你晓得，摆开了说，虽然我一个党员不好讲鬼鬼神，但我这妻弟确实有点霉，有点衰。老陈你晓得的，早几年一帮副县



长里头，仿佛我是势头最好的，眼看着……日他妈，自从把老苏带到身边以后……

我晓得我晓得。老陈看着向副县长有些伤心了，赶紧举杯过去和他再碰两碰，然后知冷知暖地说，我都晓得。

向副县长追着老陈问，帮不帮我这个忙？要是我能扶正，我肯定投桃报李，帮你关掉那个衰厂。他敲了敲桌子上老陈写的那叠报告。

换就换好了，卯大个事。老陈这往自己口里抹一杯酒，有些解嘲地说，老向你是要运气，我啊，倒正需要点衰气咧。就不晓得老苏这个人到底有多衰。

向副县长说，各取所需，各取所需，呵呵哈哈。两人干掉了剩下的酒。

就这样，老苏从县政府来到氮肥厂。

到氮肥厂没两个月，老苏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快活的人。当氮肥厂的职工们头一次看见老苏一张苦瓜脸挤出笑来的时候，都觉得很稀罕，就像看见了昙花一样。老苏的笑容是很打动人的，试想，老苏这样的人都能对他惨淡的人生报以一笑，那别的人，再垂头丧气的话是不是奢侈了些呢？氮肥厂的职工都从老苏的笑容里得来些感悟。那年头，人们还是蛮愿意在生活里有所感、有所悟的，先进人物报告会时常有得开。但从老苏那里，得来的感悟还更多一些。

再过去几个月，大家看见老苏每天都没完没了地面带微笑，感觉又不一样了。他们想，老苏凭什么笑得这样起劲？老苏的笑，把整个氮肥厂的氛围都改变了。这似乎不太正常。运动时期虽然结束了，人们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觉察到不正常的气味，就免不了去追本溯源。

小丁有时候也会琢磨着老苏的笑容。他对老苏的笑容没有太大热情，也不是漠不关心。有时闲着无聊，比如说骑单车行在一条空旷路上的时候，他偶尔地想，老苏何事这样开心呢，而我何事总也快活不

起来？

有时候阳光照在眼前黑油油的沥青路面上，路面泛着幽微的光，映在小丁的眼底。小丁时快时慢地踩着单车，把老苏的笑容回忆得多了，就会得来一阵烦躁。他在心里嘀咕说，先人哎，我四肢健全，老婆蛮漂亮算得上氮肥厂的厂花，孩子长得跟洋娃娃似的蓬松白净，何事还快活不起来？

有一天一个朋友骑在另一辆单车上从后面追来，和小丁打招呼。他们以前是同学。他的同学问，小丁想什么呢，骑车还走神。小丁一想那同学是在政府工作，就问，老苏你记得不？就是以前在你们政府守门的那个。同学就说，当然认得。怎么啦？小丁说，这个人真是心态奇好，都那个样了，每天有说有笑，开心得不得了。那同学也奇怪了，他说，你说老苏现在有说有笑是吧？他以前在我们那里，可从不这样。我都不晓得他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小丁说，那就更奇怪了。他一转到我们氮肥厂，就像是跨进了共产主义一样，有享不尽的福一样。

那真是怪事。那同学说，改天我去你那里串串，看看老苏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他说些什么呢？

小丁说，他什么都说，你问他怎么弄瘸的，怎么成了个残废，他也脸上挂笑，一五一十地摆给你听。他讲得蛮生动，像英模做报告一样。

那同学翻翻白眼，说，是吗？以前他可是三脚端不出一个屁来的呀。你说说，他怎么搞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老苏确实是面带微笑地告诉每一个前来关心他的人，他怎么搞成了现在这样。早几年他还是个完全健全的人，身体板实，做起活来样样拿手。1973年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女朋友。那女的是城郊筌湾村的人……

筌湾村？是不是现在被叫做寡妇村了？老苏刚说起这个名字，别的职工就大概明白了，会是怎么一件事情。前几年发生在筌湾村的事，还



是尽人皆知的。没想到老苏也掺和进去了。

……对，就是那年秋后的事。老苏舔了舔嘴皮，抽起别人递上来的烟，还用嘴唇把烟杆子濡湿一些。

那年秋后，老苏去找他的未婚妻，正碰上筌湾村的男人们庆丰收，一齐去河湾里炸鱼，闹一闹气氛。

筌湾是个特别小的村落，十几户人家，男人加起来二十几个。那天，几乎所有的成年男人都去了河湾。他们从乡供销社拉关系搞得两坛炸药，拿去炸鱼。第一坛炸药被点燃导火索后放进河湾，等得一刻钟，没有响动。于是他们把第二坛炸药扔进河湾。很快，这一坛炸药在水底下开花了，水汨汨地翻涌上来，很多鱼漂在了河面上。筌湾村的男人们乐开了花，他们一个个脱得精赤，像一条条大白鱼一样钻进水里，捞起炸死或炸晕的鱼，用柳条串着。

当他们全都潜进水里的时候，刚才哑巴了的那坛炸药，这时突然也开了花。

老苏喷着特别地道的烟圈，说，那天我去晚了些，刚走到她屋里，她就把我推出来，要我去河湾捡鱼。她说她家里就她一个老爹，水性又不蛮好，捡起鱼来肯定要吃亏的。我到地方的时候，别人已经捡了不少。我脱光衣服，刚一入水，那坛炸药就炸了。算好，我还没潜进水底。要是早入水十秒钟，我肯定也死在那里了。

别的职工就说，啧啧，不幸中的大幸，老苏，你还是一个蛮有运气的人。

老苏苦着脸说，这还叫有运气？我入水的地方正好是爆炸的正上方，一股水柱把我掀起来老高，可能有丈把高，搞得我整个人像是飞起来一样，腾云驾雾……

那蛮爽的嘛。有人说，老苏那么大一堆，竟然能够飞起来。啊哈，老苏两条腿一长一短地飞了起来。